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參
男　埭　塏　挍

成公四

經　丙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杜解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公羊傳云雨而木冰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之子成公原立）○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欒書子）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芃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子敗績鄢陵鄭地○鄢音偃）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西有沙）

見楚殺

鄭叛晉遂爲楚屬大

城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放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者故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義例從告所復邈天子赦之之辭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地苕音條。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按刺說決也。刺七賜反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杜解汝水之補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按滕爲宋之屬國滕有喪何與宋事而杜乃云鄭以滕我伐宋非衛志也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魚反汋七藥反一音酌陂彼宜反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

方云憂字一尚明行並防原所欲釋者外患而文子所欲與言乃要

晉之從孟獻子只見之與也之敗幾門耳早見之相料然勝只一字數又數語

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按今河南寧陵縣南有汋陵城）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按今河南杞縣北）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快也[illegible]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下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疏云三年作六軍其新三軍將佐凡士不復存惟韓厥在耳郤至佐新軍不言上下是新軍唯一餘皆罷）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謙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鄭大夫句古侯反）與往。（與其并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

先提兵資以下還層疎例與鄉之微防前語問餘彼北言人料其必情此明其人料措必所而於貸之所以勝虛於戰事一魏已足又以府自卒從其其乃內皆為其識紀不相化

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illegible]義詳祥也古字同）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禮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系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衆也）民○莫匪爾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厖○（大也莫降反）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備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按上既無信從前言則違後令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恤所厎○（至也音旨）其誰

晉師起而濟
始告楚齊渡
河而起師已
王可請戰諸
然姚句耳所
云志夫列我
范武子所云
綿兇俱子此
兇

致死孔逃人各愛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致死職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其言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緩也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數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狄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甲午晦已下一大段分八節第一節點出設期寫并臣預楚可敗只數語已盡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變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乘其未備銳笈時幷兵未備楚人乃迫晉兵而布陣焉○壓於甲反）軍吏患之。范匄（士燮子古害反）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陳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旅騷軍中必鑿井結竈以自給今爲楚所壓戰地迫陝故自塞其井自夷其竈以爲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精陳于軍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徒彫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子重子反）相惡，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孔蛛兵尚殺陝道也行兵背月然之時故以噬爲忌）（不用旗日陳兵援晉楚結陳與是甲午晦楚陳先陳故謂其不遠晦上五句寫五刖下四句爲欲六間）在陳而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譁）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

〃云鄭之戰不有叔致錫而以數師者之日出之以虚稱實也此則以實爲虚晉人軍中皆現于楚子伯州犁之口起謂出許無窮

（林經卒以舊非精兵）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就云兵車高知巢以察敵）子重使大宰伯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侍于王後。王曰、騁（走也）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敬也）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平也）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請於鬼神）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被楚壓晉軍而陳開夫不淺救登巢車可望）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鬭椒子宣四年奔晉賁扶云反）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聚也）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非及欲古以
為下邦卿之
綱

西師有淖子
前是為晉四
知戰而楚鄭
二國卿從晉
戒進類縣別

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補正易以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月明克于南符是也復一陽浅長而系子玹有南國賊之象按嘗受其為者坎離為卦位南國離位陽生子子為坎位殘為蒲侯迪相國晉晉北楚居南坎為弓輸雄為戈甲一陽積法而木土嘗姓水火交戰有炎而為飛失之象上六爻靜迷復肉有災賊膝既為月曾為步行師大敗非射其元王中厥日予○也子六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俟在斉反之前單乃孝反乃皆左右相違辟也於淖。袜解胥師乃皆左右行相避子淖步毅郎卻淖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彊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袜既晉侯之車陷於淖故書欲載以行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主將而商

此附癸巳用追敘法總提晉備以明收欲御皆出子方云癸巳是甲午前一日追敘射術高之然射造數而及於錡夢中之射寶說夢中之所射必楚王而以及戰二字直入射王中目與前夢中之事相照神巧極矣

失官○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離力志反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按晉方出陣未及交鋒偶然陷濘不比韓公之戎慶鄭也元帥職司旗鼓勝敗由之是謂大任豈可自同戎御○掀許言反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尪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按癸巳甲午前一日傳追敘之○蹲在存反札側八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汝以射自衒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弓衣言錡負伏于弢而死○他刀反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

六節郤至三遇楚師前叙楚王中目則為中軍可知故一叙郤至敵楚一叙韓厥從鄭皆行寫于其君方云此篇未未明皆勝負之述故于楚皆由此見師之敗于未敗見楚師之敗凡見敗由中軍一變諸戰雙鈎

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韎韋熟皮也韎音妹跗音夫袴苦故反）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峕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撎既云撎若介撰）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溷戶困反）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故遣輕兵車道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拔袁元年使女戈諜讀杜云諜候也此言輕兵急進逐出鄭伯車前誘其來而祖之巳則從後執之也孔疏濮解首醉幡古嫁反）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恭叔府敬死
節

七備楚師薄
子除挂正叔
遊角之收
的小荷門取
上女巴開下
見子承之居
二大陪文字
四字又出下
綴落四紫對

八防嶽解兄
于近之旋兄
晉師少退放
子匪徒邪且
兩歐迫按良
陸晉車

弢○乃內旌於弢中○弢戰在鬬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
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衛止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
才能以君免也楚○師薄於險○何認燕收而其言先進楚人觀之送其有關心而退故薄子輸而爲晉府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霸命乃
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
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爲部至見諸家术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閒暇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
繫哈之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
子重○承奉也遠告[illegible]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

諸侯方挑子反聲中軍飲敗亦以嗜飲誤國此武夫之不足用者

他縱寫戰勝只決了做當此獨在一日之長可以從容嘗問

方云傳徽見子遂之法與術對遇堅子之卒府殺執伯與持弓射然子我受飲

從者。使某攝飲。（行人解也）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稱記名其好整也好謂能言之其）受而飲之。免使者而
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云夷金亦傷也）
補卒乘。（繕治也）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蓐食申禱。（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豎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三日食楚粟也）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惟命不于常是與有德）楚師還。及
瑕。（楚地今江南襄城縣北）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矣似與郤至與乃厲使者相映中目之證與射月之占相映

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

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討子反也）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義）

（二卿相惡受）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城濮之後。惟鄢陵之戰功為第一。否則楚挾鄭以窺東諸

侯。其流禍可勝言哉。故以晉主是役。所以示伯討也。欒書

將中軍。力主伐鄭戰楚。似功在書。然此時晉侯在軍。書為

國[illegible]猶退之計。迂而無當。郤至策敵甚明。步步促戰。則是

功晉侯主之。郤至成之。故節節出色寫郤至。然自戰後。君

臣侈汰。書以是役怨至。并怨公之不用其言也。遂至喋血

宮門又不得不寫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郤至為捷楚之功范文子為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無趙風執楹溫文彬雅如此者蓋郤至鄢楚子反武夫公然唐突落賓郤至既以大義而折于前復于此示以禮度見晉臣即援懷中猶不失天澤之防纖紆之誼此寫郤至又須照勝楚一篇傳恐讀者不悟此旨將欒鍼與子重言于楚者然出以見與勝楚篇相照應而一矢加遺適為中目之識矣

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總冒詳范文子是後日之慮郤至是現在之功苛于兩相剝之謬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欒武子折轉隱寓交相為濟之孫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

第二段戊寅至

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極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邊恰與郤至前所云爭尋常以盡其民相照

第三段至爲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爲憂而專以勝楚爲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淖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敘或分敘或追敘或夾敘或正敘或帶敘敘戰無詳盡於此者楚子反子重親見楚莊敗晉于邲輕視晉人久矣屢歷晉壘窺其無備鼓而襲之此其志也晉人乃結陳軍中極整不可猝入登巢車

一筌倍知紀律森嚴楚子亦爲之愧服晉君臣方從容獻議全不爲動卻至力開一遊戰之局六間可乘如數計瀾然公用其言已掃過欒書實皇又爲獻計而晉軍遂出欒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窕更是扮明及三過楚子知王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呂錡射其元王中厥目楚人於是慄慄乎自救不暇而晉人遊風肅使何等雍容釋鄭不追何等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做出一種禮度文明氣象來幾擬左氏寫戰過於從容忽接楚師薄於險一語遂令通體皆震可知晉軍鼓勇人人致死鄭既不支楚復危急阨於險而無路可弃或殺或因有士卒泣盡之虞子重子反幾不知所爲矣維時養由基再發之

技叔山冉遝搏人之能趫武健兒一將救死晉師乃止止者止而不敢迫也於是欒鍼乃見子重之旌蓋指麾敗軍復爲挑戰而鍼復執榼承飲依然肅使之風焉然出整暇二字晉之所以勝楚者全在乎此子重見星未已子反命蒐夷傷收合餘燼詰朝將戰晉人患之者恐我軍旣勝而怠也夫何醉不能見楚師宵遁此非天敗實本人爲城濮之役何幸得此大捷哉然郤至有功則文子之言似乎迂濶不知後日禍基全伏于此歸豬到立于戎馬之前數語以惟命不于常收拾許多天字以有德之謂收拾許多患字憂懼字作憂盛危明之訓而郤至之功文子之識兩不相妨方知前之節節寫文子者節節爲晉君臣作針砭也

從鄢陵戰敘起伏不見分之由提綱

使從其首何至此戰爲禍胎。此全篇之精束也　第五段

至末只作餘波。以了結子反。而二卿相惡於此知之。何義

門曰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遂遁者。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

俱遁。而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者乎。然子

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高固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壞

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壞戶怪反。隤徒回反宣伯通於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

公庶弟。補進傳言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立君。挾姜不更

過見偃鉏不知非謀

過魯公從已非其有廢立之心可知　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

後此姜之所爲逆而僾之刺爲冤

三郤中犫尤極惡極禍殃及魯節

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於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

郤犫與欒氏交通。犫之所為。晉實主之。親下范文子獨告欒武可見。僑如以強晉壓魯。何求不得。公子家難時。能任用孟獻子。子叔聲伯委以心腹。可謂知人之明。用人之當。

注云不被明言今君無罪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息也稱正謂君殺太子殺）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滅也）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辭以先君赦）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累戮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使貸）

故用反筆收轉

前又字承接此篇來脈

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君唯不遺也失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

須看上文郤犨主東諸侯取貨于晉想斯時曹伯之貨已入于晉有放鷹出籠之意故其黨致向晉臣言之此篇純用虛筆君謂太子弑只點憂猶未弭四字爾曹伯反側匪在鎮公子以子臧高誼列國素聞不云負芻有罪而諉先君有罪若有罪三字藏過寡君君已列諸會是君不以爲罪而復討之非德刑也收到伯者必不失其德刑字字便佞得敘此篇所以深罪晉人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

豹郊齊

見不敢過鄭之不足稱卿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僑如弟僑然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說云下云食使者不言食豹豹因請逆遂不過還者豹之介耳千脅脅附在鄭從鄭向齊塗山于脅豹必過魯乃去故宿于庚宗也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爭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熒陽京有制澤按今河南新鄭縣東北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邑按今河南鹿邑縣西南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責公不成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杜解夜攻諸侯之軍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和失宋衛不者後也

晉屬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要一鄭。乃侯國而役天子之卿。率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罔顧家難。不敢過鄭。四日不食。皆、晉、貽、之、戚、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緩其所急

何堪用乎。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子臧不出故）重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仕）

晉侯已人郤犨之言。負芻之貨而辭曰。子臧。竟歸曹伯。天

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責子臧。夫負芻已列於

曾天王未。然其爵欣時安得而有國。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出在）寧事齊楚。有亡而

巳。蔑（無也）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季文子）而殺之。我斃

蔑也。（孟獻子時留守公宿）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

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魯西邑在今山東[illegible]）

城縣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惡〕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謂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因也〕大國以求厚焉。承〔奉也〕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貪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

啟司人老者
殺也

請是棄晉人也孫與其圖之乃許魯平執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太本作叔孫僑如諸宋元本作叔孫聲伯

惟行父以九月舍故僑如以十月奔齊者執而置之苕丘則十倚如方妄意季孫可除何故遂奔其舅以左爲正也

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公子告不殺鉏者

公不忌杜註非疑題公宜脩身齊家敕化其僭叔而從其弟可乎哉曰僑如宛而偃刺之陜也

孫豹于齊而立之詩此年七月聲伯使豹逆于齊傷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會

乃名之故棄二作豹於見經尊于此因言其然

負芻弒君得以反國會卿無罪乃舉執辱比事以觀經非

晉人之義見矣僑如譖語字字動聲伯咄破僑如止用

一倚字使人自會猗嗟之詩不堪爲人所誦也辭至一節

尤介郤犨內愧倚力求哀尚見此番轉危爲安皆其力也

止僑如而盟之。共定其罪。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僑成公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孫強。

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頭云數數自伐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孔疏此時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罃佐之郤犨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者）而求揜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情）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綠云夏書五子之歌）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郤至所以見殺）

鄢陵之役。已為欒書所忌。惟絕口不言功。節語推功主帥。

庶幾銷其猜嫌。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推鄭晉而與

其位。單襄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郤至粗知君臣大義。

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經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杜從楚故成公會諸夏公會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

周使二卿會之蓋爲兵主而先尹單尊王命也尹伯稱子蓋降稱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

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通說九月

用郊非時也蓋禱神求福耳如秦苻堅爲王猛病親祈南北郊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敞以爲用

人甚謬○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地闕劉傳杜云十一月無壬申此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楚師敗役其據稻粱鄭之徐晉受命于楚也

以女子之情謀三郤之禍自不及也晉但之諫自不為也不死可也然君欲而此不敢言惜觀耳厥士匄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定公也。公牼立。貜俱縛反）○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按今河南禹州）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鄭大夫）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按戲童今河南汜水縣曲洧城臨洧水今洧川縣○戲許宜反）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即太祝太宗人）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疏云何休言盲以為人生有受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

死可斬也。欒柱以爲凶

自我。殺之又反

既勝楚。又欲服鄭。且合天下二十餘國伐之。不知內治不脩。卒小用事。而禍已在蕭墻之內也。斷死者。欲晉君臣聞之。而知惕耳。事權不屬。坐視不忍。惟以一死謝君。愛晉有文子。魯有叔孫昭子。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亍乘輦而入于閎。巷門疏云爾雅云宮中衖謂之壼衖門謂之閎鮑牽鮑叔牙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臥于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

耶寺人豈一言能洗其心國子可謂不知人

索客意在逐慶克而克即以其閉門爲譖

鮑國於何須而受宰牽文國試而被刑國得以承其宗牽不能衛其足而兩札形不足符國正足明牽之不知

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箋〕公未入高鮑閉門蒐索姦人索所百反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高氏邑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句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左〕襄吉在薦賢而不在自爲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此爲齊高無咎出奔傳、郝隱、隱歸、咎、國、武子。是時齊靈年非幼矣。國武爲政。闇悟主心。豈不懷中冓之恥。去慶克。一

怳惝迷離寫夢境至

吏之力耳○乃遂名責之○遂使夫人與君與我爲讎是鮑莊之刖○無告之辭○高弱之叛○皆國子諂之成也○傳引聖言譏鮑莊不知○攻人陰事○必度其人而後言之若國武子者○不能○除○好○適○以買禍○責鮑莊深責國武也○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晉伐鄭者三○皆以王命行之○猶知尊王攘楚之大義也○故晉書伐○楚不書救

初○聲伯夢涉洹按洹水名今河南林縣西北林慮山洹水所出也○音桓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也瑰珠也食珠玉有含象○瑰古回反含戶暗反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涙下化爲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河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

吾懼乎。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力之反脤市軫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猶多也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莫音暮

聲伯有功于魯。乃公與季孫歸而聲伯道卒。魯人之所爲致械于天喪善人也。故誌之特辭。杜以爲戒人數占夢隨矣。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疾克[illegible]故[illegible]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補注傳見所以不告報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于清。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為明年殺國佐

[illegible]東唐邑[illegible]山有清城

紻提金錯云反自鄢陵厲欒書怨郤至之出云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側君之由

三變郤以欒書亦怨郤氏

許穿欒書附郤氏

慶克與聲孟子通不容誅。而佐擅殺之。則非也。以數叛。更非也。靈胥

已甚、而聲孟之猶倍深。徐關之盟。其可恃乎。

晉厲公侈。多外嬖。往謂嬖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繇言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胥克缺疾。胥子克宣八年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

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轅。既。矯亦

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

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大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故使茷至晉譖郤至以東師之未至也。

衛之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亦不在師故言不具曰此必敗。吾

因奉孫周以事君。按孫周晉襄公曾孫惠伯談之子悼公也。君楚丁公告欒書。書曰。

此與晉與爭鍊合一

后室謀誅三郤十受烹戮皆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試也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伺也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罧艇田獵之禮尊者先殺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奄士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郤至欺余。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皆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孫經言不可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
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
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
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
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
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

厲公一路疑書言至此不深令人難曉

忽然執君令人不測

二子閉門坐觀方且欲去諸大夫時已合成一黨

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初而執之

故云 辱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孜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大夫家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不往 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養也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去也兵。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曾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無所助孟姬 亂在八年趙㧞去兵謂不持兵刃共討也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主也 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按厥之育與歸生無與見厥句皆賊黨而與聞乎故也

此敘殺三郤及弒厲之由，以欒書為主。書之怨郤至及公在鄢陵之捷。三郤肆橫，勢出書上，而至才遠過于書，皆書所深忌也。公欲去羣大夫，立左右，書偪弒君已决於此，而

欒黶尤惡三郤書因結欒黶圖之三郤去則欒黶與公在其掌握此書之本謀也先使公子茷誣郤至而已從旁證之又使公自覘之茷之言遠于公欒黶遠之也往覘之欒黶覘之也而三郤危矣胥童長魚矯知書偃亦怨三郤也力爲書除之因而并除書偃此胥童等之本謀也然書偃之謀胥童等已了然而胥童之并謀書偃者書偃不及知也及三郤既尸欒黶以甲劫書偃于朝迅雷不及掩耳二子自分必死而公乃去不忍則人將忍君矣獨是郤至之才出奔他國皆可得志而從容就義守信待命觀其正色以拒郤錡君臣之義禀諸冰霜傳極爲郤至出色正深惡欒書韓厥士何疾視君死[illegible][illegible]更無明大義者如郤至不

死必能討賊。此欒書之所以必去三郤也。

舒庸（東夷國）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楚因邑。按今俱江南廬州府境）

高抑崇曰。楚既挫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得志於鄢陵。則晉被楚憂。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按晉以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告稱迂胥童不以兩下相殺書者書偃當國以國討告耳）

童以甲劫書偃。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清沸魋六七人。書衆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逐哉。

欲存君立新君兩兩相形非但孫皆[illegible]并以貲悼公

經 戊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按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爲悼公）。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今江南徐州）。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墻爲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氏齊衛）（齊崔杼者何齊納以爲大夫也而杼嘗國齊之禍蓋爲之。杼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程滑晉大夫）弑厲公（稱傳弑君者當國赴不言賊主名故書國以弑）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疏云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在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

逆以晉已不仆尚
難張見仆臣數
定求逆逆有條身所庭室厲
難可不去哉偉卑不出爲立
之爲里將氣節不得一文之

如之殺傳男書弒厲公之故不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南公生

十四年矣大夫逃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

非天乎吉命有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

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呂弒晉之後自盈之秋權衍下稷列得屬

與惠公相反惠公賂中夫之後恐不得入悼公先子清得屬後昔大夫下事須是初大夫是若大何射韓如何興要荀之

庚午盟而入夫盟館于伯子同氏錯晉舍大也夫家辛巳朝于

武宮曲沃命君始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裁夢故不可立瘉敢者太之直候也不直樂姿董孫世形所易謂別白故據以爲

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弒者顧請熊蹯不許

恐外救也遷延不進諸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

孟獻臣秘逆必先遜絀其民襄十四年士鞅告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是以厲同列執君父惟其欲為然越二世而欒祁同為皂隸豈非天道哉十四齡厲子逆于清原其鋒奕奕遁于漢將曰豈非天乎示書儀輩不得傳胡戴功。又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見天命天討已不得私使不臣者氣奪明于武宮。將屬公時所云璧大決者盡驅出境雖書僅終免斧鉞之誅而下畢先疏賊臣之魄末以周子兄不慧結正為一天字作証言與晉非偶然也或曰悼公何不取書僅誅之其後卒用荀偃安得有此力量只做到八分已足稱也

齊為慶氏之難杜解前年因性設慶氏故甲申晦林解故字當屬上句齊侯使士

云齊有慶 鮑殺有倍 也而曾於 之矛則國 佐被殺無辭 川且逐 慶克雖死慶 封反門以衛 殺討不罪人 者是皆非鞏 十國殺而 卿大壞 耶

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於內宮○官夫人之朝孔疏士士官也官掌刑政故使殺國

佐蓋齊侯名與語而殺之入師逃於夫人之宮○宮伏兵內宮恐不游書曰齊殺其大

夫國佐棄命孫解棄會伐鄭之命而先歸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

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勝弟來奔○王湫國佐黨奔萊○慶封為大夫○慶

佐爲司寇慶克子封佐背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實韓

子曰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進吉於亂國是以見殺

國子不能誅亂而父子俱殉○謀之不臧可爲浩歎離也○二

字幸之也惘之也○三罪○國子信有之○聖人原國子之心○

故不以叛書○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接

疏云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康成云謂卿大夫

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厲公是文公之曾孫

胡云悼公所以得爲者能立政也能立政由于能用人前十三[illegible]

悼是英公元弑有罪厲之規法當服斬刑悼公不讀無服也夫義帝異姓僕王謂爲發喪而況入承其統禮當爲其後乎於致葬行服宮在封賊之後悼公不能封賊故殺乎未有罔焉始命百官始爲政施舍已責施恩慝舍勞止道責役逮鰥寡微志及振廢滯起舊匡乏困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寬也罪戾節省也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私欲使魏相魏錡子士魴士會子魏頡魏顆子趙武趙朔子爲卿此四人其父而皆有勞于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韓厥子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士貞子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爲景公太傅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蔿献公司空也弁糾欒糾御戎校正主馬官屬焉使訓諸御知義云戎士諸節義也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孔疏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爲車右屬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節故訓之以共時之便疏云如國有十乘有一右皆合此官訓之

汪云卿大夫太僕司空是在朝者我右以下是在軍者樂不三句而在朝節不二句頂在句以整齊尚

又云一職而聯守來是以制無衆所閑復歸寫來是中興氣象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illegible]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魏莊子）爲司馬，張老爲候奄。[illegible]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籍談父）爲之司馬，[illegible]使訓卒乘，親以聽命。[illegible]程鄭[illegible]爲乘馬御，[illegible]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illegible]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illegible]舉不失職，官不易方，[illegible]爵不踰德，[illegible]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illegible]

朱子曰：晉悼公是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

有縱橫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悼公便做得
惡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為之一新問勝桓文
否曰儘勝但桓文是自已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地來做
謂晉悼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
都一做便成
悼公新政先命百官而於命官之中郎寓訓民之令始命
百官包羅全篇下十二句皆百官須發之政也下八使字
即上一命字也命一官實以一官之政官衆政脩民無謗
言復霸之基在此 晉厲執負芻而歸京師三伐鄭而請
王命頗知尊王者也若其功烈則自敗交剛而狄服戰鄢
陵而楚替會鍾離而吳通非碌碌矣乃以侈汰殞身乎以

以惡二字一篇之主楚必納二屯意在久有廉國於共封似石心作逮郵詭與共之惡其于其父後之以下可其猛宋人也之復以史例

惡諂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魴輩俱以先人之功任用。而曾不爲故君一敘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邱。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邱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猶晉魚石爲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出大國以兵戍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謀稱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晉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劉氏曰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逆者多隊說傳言若人伐宋以稱魚石故書人雜辭也衛人弒其君以逆術故書除易辭也作例者來夫傳意屬辭曰入曰歸曰復歸式名或不名皆從主人之辭一

宋人患之西鉏吾（宋大夫鉏仕吾反吾音魚）曰何也（言何患此）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按楚如逐魚石五人有德于我因而鄙我固可患也倘不逐而反用之何弄閒亦可患也以起下文之意）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攜離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塞吳晉交通之路使吳患不作專事北方此其志豈少為者哉鉏吾謂毒諸侯而懼吳晉為天下患非徒宋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末又進一層

蟄蟲一振而小醜蟻附

邦未平非無志

鹿囿未成也卓賓諸可爲

卽爲宋愛晉必也我亦無足患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斥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有禮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

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徹樂張本求云時莊驟驟噬驟疾行之名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方匿晉楚爭衡勞役日敝國臣違圖毋幽名辱而自娛于苑囿可謂失其

本心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求滅

與先勤減滅之錄析鄰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于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其急也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晉地 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宋地 楚師還。畏晉強也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宣叔子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荀䓨 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士魴 直例反 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安靜世適承嗣故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垙

襄公一　孔疏曰魯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經

己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註說見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鄭地　書次兵不加鄫次鄫以待晉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辛酉九月十五日○太　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邾子來朝○多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黑背子○剽匹妙反　○晉侯使荀罃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

只說明經一宋字作三層看出

[illegible]以其所[illegible]降也後世[illegible]降為快大[illegible]忍心

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詳之楊氏曰禮諸侯為天子斬衰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邾子來朝冬初即晉衛來聘知訃未至猶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五月弒訃未至魯故季札以六月至魯仍行聘禮亦此類也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 [illegible]解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按楚[illegible]謂上無戚萊因之曰次安得不言宋彭城以為誤非宋也發師虞師誡夏隰不繫以號許圍[illegible]衛石[illegible][illegible]圍成不繫以衛其上雖無攻號戎衛之文況[illegible]以城已非宋有可知史本無宋字而夫子指之也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發成也不以其專邑叛君故使[illegible]

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成宋志 彭城降晉 補注晉降其城而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 傳已不言降與[illegible][illegible]小國邪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illegible][illegible]所以抑強夫而懲叛臣也[illegible][illegible]取而不貪怒而不繫瓠丘晉地按今在山西垣曲縣東南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 [illegible]公太子 為質於晉 補注傳為三年[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

此晉悼公第一功也五大夫據彭城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之國危蓋楚已取彭城而有之故以封魚石謂楚未有之者非也悼公合諸侯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逼吳做楚而楚終不振功豈尋常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步兵於洧上洧水名按今在河南西華縣境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鄶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陳傳言諸侯之師所以不書者合晉師晉師自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盟蘇子自鄭先歸不與侯陳楚故不書〔陳〕傳傳言經所以不書二君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爲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按二縣今俱在江南徐州境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今河南永城縣北有大邱集

楚納叛人而鄭爲之鷹犬諸姬之恥也不聲其罪無貴盟

圭矣。乃二將帥師敗徒兵於洧上。而諸侯次鄫以爲之援。又移師侵楚焦夷及陳。而晉衛次成以爲之援。先偏以其不盡人之力。爲有制之師。吾以爲示兵力之有餘而不取必於鄭之服。無欲速之心。尤足嘉也。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晉伯甫興。列國有邦交之禮。講信脩睦。藹然可觀。葉氏引周官以詆之。亦未考當日時勢耳。

經 庚寅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從解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母也。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成。

注云賂以爲牛索日其見役皆不知爲子靈

公[illegible]子僖公兄頑立睔古困反○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豹子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靈王元年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illegible]報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馬牛皆百匹○索簡擇好者○索所白反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諸侯其行

單國重事○以奄暨受賂而還者○齊靈實始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以自爲櫬○櫬棺也與頌琴○頌琴者言

以不哲爲之。文子見理不明，故以私怨撥大義。

夫送葬至齊，送葬也，亦齊公之錫盟也。

（以家器爲葬）。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謂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大雅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話，善言也。言季孫不順行於是。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頌詩。言姜氏則所以烝之妣也。進與季孫葬姜氏俱出不以禮，降福不肯。是不敬祖妣。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諸姜宗婦來，非禮。越竟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竟上邑。萊子使其傳，成下六國。東陽，齊境上邑。今山東青州府有東陽城。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楚王目射。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不明大義猶識私恩比齊亦晉深而出憎

虎牢之城月孟獻子孫之謀武之事亦自獻子發之

與言。盟書之言其辭。聽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

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爲政。得正卿庶云子駟爲政已是正卿此令子罕當國者

鄭聞子晉楚國家多難成職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公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鄭非連經

釜要其速從中閑非伐衰也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下欲道先君京爾正

官命猶首公命技公卒傳無失官命

鄭成以集矢之恩。至死不回。故脅屬三代從楚如故。此悼

公所以不急於得鄭也。然新君即位而朝楚。則楚交益固。

師大其境。不以伐而以侵。遲示以服我而已。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王氏源曰悼公力不足以討晉假然彭城之後凡會盟物伐肯用

斡獸莿營士魴士匄而醫假不與此誰于操桐而得取齊鎗寶之道也衛孫林父請諸自晉而駟操國事所以卒驗逕明

叙圖之寶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虎牢舊鄭邑今屬于晉知武子曰。善。

故曉晉以城虎牢之策發於[illegible]之言也

孟獻子一言[illegible]於三周[illegible]之師

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告知武子以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齊叛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illegible]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城命告諸侯會於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齊將伐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旅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說謀

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邾皆不至。則失齊。何以服鄭。更何以制楚也。楚隱以於齊者屬之獻子。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方氏曰先儒謂虎牢不繫鄭責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楚

邱緣陵皆不繫國職方其在書某地則加爲某國也若書

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陳傅傳見楚殺公子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申嬰齊壬夫偪政故不薦丁管

賊史伏法以徵有位楚所以終彊也

經 襄公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拔其楚爭蠻自此始公如晉夏

四月壬戊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孔疏近城之地在解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

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胡傳上與

王臣罪言大與之道也晰說互異按王雖有命晉自當辭外

楚功也王臣亂罪也林堅雞澤衛地按今直隸廣平府東

北陳侯使袁僑如會召陳自疾楚而政求晉故曰如會本非乃戊寅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求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人大夫則在

雞澤之會諸侯所以盟袁僑者明袁僑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

伐許

傳　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吳邑按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

至於衡山在吳興使鄧廖帥組甲組甲漆甲成組文三百被練三千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

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按子重自伐吳歸不如此故至既飲至○三日○吳人伐

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

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

人以為一句更審得繫

何云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救其君而獲于大國又不能以國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鄫以供命其不逮鄫于麋述矣

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經始終蓄積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以吳傾其東也吳楚相攻中國之禍也。

既飲至、承克鳩茲、來越三日而獲麇。取焉之報至、飲至之時。正喪師失將之日。賀者在堂。弔者在門。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公即位而幼為氏曰童子不朝王不撤以成人之禮也豈可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稽首天子之禮也。諸侯事霸王如天子

只天子在三字試問秦楚之君能知此否。晉順楚逆子是

而分然天子親踐辭何以不稽首于天子之庭也。君臣之

只一戰將而
一意祁作二
皆未盈以偏
[illegible]

義不明賢如二大夫俱未見及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尚在）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

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也）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

為不協，乃盟于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

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的；一是欲脩

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士匄告齊，提出以

謀不協，已崩諸齊侯。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嗣繼其職）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

（午音）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

者極詠歎之
文
孫執升曰役
世叔中備人
者則記之熟
仇如臨抱之
于薦晉公是
也獻私者
則記之取親
如奈衍之于
于濂是也

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朋也
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屬也不爲黨。孔疏祁奚爲軍尉老舌共佐之讎屬祁舉其嫌
商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私正其祁奚之謂矣。解狐
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軍尉而三物事也成。能舉善也。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小雅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純是大公爲國之心。可爲萬世
法。以視文仲之抑柳下。真無能爲役。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
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楚患使欲

絳之斬僕其有深心以示前以以殺梅將下以洗抑悼公之溺愛何術在吉終是乎反邪

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和組父告諸侯○使諸侯之大夫來會袁僑也○不以諸侯敵大夫○以大夫自爲盟○悼公處置得宜之至○而哎氏謂大夫强○非也○陳自辰陵之盟從楚者二十八年○皆孔寗儀行父之力○楚莊之狡謀遠矣○至此放子來歸○或二寗已死○故陳樂于從義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御也疏云以車爲行是僕者罪之○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晉侯御僕書○將伏

將[illegible]之魴佐斯士心至也張老之止知公之必救也

劍。孔疏謂仰劍刃身服其上而取死也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孔疏謂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世族譜魏顆魏絳與魏犨之子顆別爲令狐氏顆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呂〕縱初族之如絳後乃委以心腹見皆公天姿易犒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士會別族爲候奄代張老

晉侯甫十有七歲。其弟更少。偶一亂行。僕即見戮。魏絳執法如山。直可畏也。僕人之譽甫上。公即謝過不遑。君臣具有一段肺腑精神圖治之意。羊舌赤絕口不諫而爲出魏絳全身。正善于諫者。可謂不負祁大夫之舉。絳不知公將殺己。故云歸死于司寇。絳至而聞將殺之命。故將伏劍。公聞絳將死。故跣而出也。

國之先務莫如刑賞。得祁奚而無不與之善。得魏絳而無或爽之刑。兩篇並列。正關主之基。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許爲鄭所迫。其削弱甚。未聞中國諸侯之卹其患也。賴楚之力。遷國以存。僻近楚地。朝事晉夕滅于楚矣。悼公明主。

晉不知時陳不知禮所相映食便地皆日人心以棄陳爲知將服楚武知禮絶少明大義者

知鬻老臣自當置許于度外與大衆伐之雖曰背正卽僞此爲有名○然君子惡其不仁

經 壬辰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杞陘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葬陳成公經筌陳成歸而卒中夏諸侯會葬于鄭成遂矣○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遝繁陽楚地按今河南新蔡縣北有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王戒菴曰失還之征已滿徇是先然予[illegible]故

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

戰國之拒秦其大勢在韓魏春秋之拒楚其大勢在陳蔡晉人但知爭鄭而不加意于陳蔡猶爭堂奧而不爭門戶也使楚師得長驅中原者鄭爲之得長驅入鄭者陳蔡爲之乃陳侯歸順而韓獻子以爲時未可爲其引文王事紂更覺不倫畦武仲以爲小國必有咎夫以悼公之世楚人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而不抗楚服陳更待何時傳曰陳無禮言侵陳之故爲其無禮非云歸晉爲無禮也楚開喪而止有古人之風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

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之詳[illegible]許之[illegible]以掩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若也[illegible]令[illegible]並知此

[illegible]云兩[illegible]不拜[illegible]又[illegible]非武[illegible]然三[illegible]出[illegible]外

周云此與[illegible]武歌詩不同[illegible]自別[illegible]叔不以武子[illegible]而別[illegible]巧左氏[illegible]于舊文[illegible]一[illegible]

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通使之官○員音云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薦也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孔疏元長也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牧是州長伯是二伯諸侯之長也與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忠信爲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詞也　旂云時雅詩　大欣簃為祖　故明所若　大子必居　舞而正樂亦　足忠繇易成　也

三貢平嘉諡　不以小君殯　葬

諸木如女子　己許之混其

當時諸侯皆不知有天王。故提出天子。見天子禮樂。非諸侯所得干。當時大夫並不知有諸侯。故提出兩君相見。見諸侯禮樂。非大夫所得僭。此等文有世道人心之係。故傳存寗武子穆叔兩篇。雖衰世魯衛之賢大夫。猶有能知大禮辨雅樂者。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莽備譏其喪制欲殯不通新文不反哭拔哎叔佐疑定夫人預定姒此當從公羊作定弋禰注定夫人直從夫論此乃妾屏謚定不嫁相同疏云親身之棺初死即當有之將葬以嬪遊廟非濟尸于廟中也葬謚月中反虞于正寢謂之反哭）匠慶（魯大匠）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事孫所議別乃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毋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哀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巳樹六檟於蒲圃（場圃名樹才欲自為櫬）東門之外。匠慶請木。（為定姒作櫬）季

蓋猶用慣而所許自及雖者指然茫之法

孫曰畧不以道取爲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止也傳言逆得成禮故經無異

文宮誼至理所在雖微末之臣所守既正貴卿不能屈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

成風敬嬴獨非妾母乎僖宣二公尊之過于夫人宜公之

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姒忽正妾母之分以

娶公之幼不知尊其母也無櫬不豫備也畧杜註不以道

取猶言不論誰氏之木皆用之匠慶因其言逆用季氏之

木適稱以不成喪爲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

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于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

正不阿以覩仲叔昭伯之欲善季氏相去遠矣 經書葬

我小君定姒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

議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橫所
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觀與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于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鄫不附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世子巫如晉傳
周衰諸侯無貢賦入周齊桓刱霸官受方物晉霸與諸侯
輸賦于霸主而因以貢于周鄫無賦于司馬者以鄫微不
取之而魯欲屬鄫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失之
邑人之貢則陳而便伐之故陳人圍頓刪何間缺

此言勿師伐戎必不與楚恐楚必兼所

言伐戎之必已把定所不可衰矣出后羿以待公問似本文替華都是中注

說者謂陳人圍頓以怨楚非也。楚人挑釁以爲兵端。圍頓伐。不圍頓亦伐也。陳人之圍頓。恃晉也。而不知晉臣已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困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解孟樂其使臣無終山戎國名按今直隸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夏書有之曰。有窮國名按今共山縣境后羿。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按今直隸滑

堤笙也

信讒故棄賢棄賢故虐民淫獵而亡其身

縣東鉏城有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伯明其君名。按寒國今山東濰縣東北。○浞仕角反伯明后寒棄之。孔靡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內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於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改也○七全反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疏云家衆羿之家衆人反羿從浞孟子云逢蒙○亨普彭反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國名按今山東德平縣東有故鬲城鄗正杜曰靡夏遺臣事羿者金仁山遂以為左氏之族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附浞因羿室。妻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按斟灌今山東壽光縣東北

斟以本官

羿虞箴以[illegible]
已言非長

斟尋今青州府濰縣西南○澆五弔反豷許器反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過戈皆國名過今屬萊州
府洽○過古禾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疏云燼[illegible]既燒之餘曰燼○以滅浞
而立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於過○后杼少康子滅豷於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疏正此承死於窮門而言以諸所引夏訓之文闕孔遷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
立其弟仲康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哀元年傳稱有
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澆故澆滅之是相立為天子
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盡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
云不脩氏棄寒浞殺羿言取其國衆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
當是遷相自立相依斟浞斟羿夏靡尚未滅恭與羿並稱王
收及衆浞殺羿生濟澆長始用師滅相相死之後生少康少
康生杼杼又長貌能禍豷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國及少
康紹國有百載乃滅有窮浞此傳夏亂極夭而夏本衆云仲
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
不言羿浞之棄是馬逃之跡也
昔周辛甲武王太史之為太史也
命百官官箴王闕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掌田獵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前面突出至此法明是用倒叙法

忽轉和戎正意

此方貴待其云諸侯威懷所以不事與

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孔疏史記於夏殷猶王皆稱帝冒貪也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聚也居貴貨易所極也土土可賈焉一也國語云與之貨而其土土謂土產也邊鄙不聳懼也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稼穫耕曰農斂曰穡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故所用者皆德度之人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陳說傳言最公以滅戎而失諸侯悼公以和戎而復伯

前後是和戎論中大段似諫獵書不知引羿浞正為不恤民力諸華叛之者作一樣子諫獵只帶言之通篇皆一意也民字一篇樞紐微特好戰所以殘民即好田亦以擾民總在師徒不勤德用不擾愛惜民力然後可以救陳服楚而威行中夏首段言和戎則全力注於陳而鄭自服斯時執政爲韓厥年已遲暮立意棄陳絳因論和戎而極言陳棄則諸華必叛是後此得鄭之難已若洞見蓋鄭在必爭諸臣皆知之而服陳即所以得鄭諸臣不知也中段極言淫獵之害引羿浞愚弄其民總歸到失人人賢人也斯時荀偃元凶猶居卿位范匄欒黶與參軍國朝局尙不可知故處處以棄賢罔民任用小人夾寫而悼公卒用偃誤國

則後此敗闕又若洞見公直以和戎爲利則好田一層已心警矣末段極言和戎五利將上息民服陳得鄭用賢諫獵點滴歸結君其圖之言要在君心獨斷不可爲浮議所惑也傳以使盟戎脩民事田以時並收而不提起陳者以悼公不能盡納其言卒至棄陳也絳係後進難以強諫豈非晉之失策哉

何義門曰晉方有事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莫及也故姑事羈縻一時之權計而後王巽懦乃用爲口實何哉況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齊桓之伐戎在名陵之後晉襄之伐狄在城濮之後蓋春秋之世楚爲大患故不以戎狄爲先務也晉霸之盛也併力與楚爭楚弱而

得于思一語
係務一一而而
華元武仲面
人面曰子杜
知見大氏之
怒逃將也知
此
周氏一人狐
發而來國殽
矣

晉霸振。及其衰也。舍楚而專事戎狄。是置腹心之疾而燃
疥是亟也。可謂知類乎。魏絳扼定服陳威楚而主于和戎。使兵力有餘。此三焉之所托始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武仲。恨發反。救鄫。侵邾。鄫屬魯。故救之。敗于狐駘。邾地。今山東滕縣東南。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側瓜反。紒音計。本亦作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臧紇時服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只逆喪者皆髽一句。而母哭其子。婦哭其夫者。通國也。寫敗況極慘。

經 癸巳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杜註。發。子產父。

何休門以爲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按阮勝之南兖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為江南盱眙縣。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以貪告。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諸侯受令于戚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杜解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城杞出故傳釋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周卿士愬戎於晉戎陵蔑周室告愬於盟主故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恭使之義故晉執之陳說傳釋經

王之怒明以二戎訟使人徑王怨而自止理或然也任陳生非據頻數後爭致可見

周云晉恐戾又不至雖對諸侯故使魯衛先會了吳如再失信則二國尸之非我之咎

不書晉執，且為十年王叔出奔起。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于鄫為替，于魯為驕，晉不請命于王而聽從之，皆非禮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吳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經签謀出于晉也

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日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汪云先斷後解

楚人討陳叛故（洽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詩曰周道挺挺（正直也）我心扃扃（明察也王迥反）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疏云書大禹謨）

子辛之貪殺之非妄而傳云楚共不刑者蓋伐宋而封魚石背盟而敗鄢陵失信諸侯陳人背之非盡由壬夫也不能自責八年之中殺三卿以逞是昧其失信而專罪壬夫非用刑之公也劉氏攻傳非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遠厥范匄皆與晉但一氣者皆有遠謀

經筮說者疑戍陳會戍之魯安敢以寸兵抗楚哉諸侯同戍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譏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于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備陳說傳見楚用公子貞而晉人懼罪說同室有鬭被髮纓冠救曰非吾事哉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鄭地按今在河南陽武縣北

陳為北方之衛要陳不守則鄭不固晉悼爭鄭之艱皆由失陳之故陳失而楚得長驅中原然悼公始則合諸侯以戍陳及子囊伐陳即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

忠於公室只欣相三君無杜預言之季武子合三孫何曰耳公室也正與此相廉

厥督老士何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絳之言相忤也不知羇者之勸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不更無事乎一言喪國者何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西鄉阼階）宰庀（具也〇匹婢反）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孔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為相三君也稱造行少殺適立庶世專國政傳含大惡錄小長流俗之情也官挫小廉者乃其大不忠之飾歟向使修淫如齊慶封適以殺身烏能成其私積乎賜反）

行父於魯非大功小其罪皆黨逆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為傳誤言非也文宣及襄之初傳每所書其惡豈至死誤之哉然則富子

汪云偪見不雅如詗

周公自季孫宿始

經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孝公句立。夏宋華弱來奔杜解華椒孫。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杜解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桓公在位七十年而卒。睦于魯。請昏于晉。悼。赴告會葬。重于諸侯。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親習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華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司馬而梏

亦逐子蕩討于君而逐之設有貴人專戮而已擅逐之耶

於朝。難以勝矣。何詘勝字當讀平聲爲不勝唯而逐之也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投射門恨之也宋解不幾日間汝亦從我俱行子、罕、善、之、如、初。補正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于賈季也

樂轡梏華弱于朝。乃逐其見梏者。赦其梏之者。子罕所謂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轡之凶終者相反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補注魯以往年屬鄫秋使聽命于會安胥遂有負賦於魯蓋莒人受其財賂杜

說誤

公穀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其謬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鄫。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鄫惑

於莒欲立其出後追於公羲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滅而滅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遂秦人滅滑者多矣何獨于莒而疑之乎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王氏左暨鄫為貞病之莠祖會子淮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諸侯懷焉晉若修祖之績而會益問鄫以故於莒則魯致不以賦從）

魯懲狐駘之敗不能庇鄫使鄫自輸賦于晉故威之會鄫人與焉則莒之滅鄫豈魯罪哉晉不正莒陵鄫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疆狄土立黎侯而還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按恃字集之謀杜謂恃夙沙衛之賂非也）於鄭子國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傅于堞。女墻也埋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墻埋音因傅音附及杞桓公卒之月。六年三月乙未。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帥師及正輿子。萊大夫棠人。軍。齊師。棠萊邑也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按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桓子完元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孔疏郳小邾也附屬于齊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按遷其民而田歸於齊故定其界不言萊君者君已死也

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年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子國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也。證採之於魯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

殘楚盟之國萊也八閱月而君儀國滅萊小於宋而弱同
於蔡齊繁長圍自四月以至明年二月閱十有一月而王
湫正與子棠人尚能一戰勝于宋蔡遂奔戰敗猶相持十
二日而始破棠大夫又奉共公奔其邑守至八閱月而滅
共公及棠人皆為齊殺矣遷萊於郳遺民不服恐如前戌
之殲於遂也故徙其民共公之盜遺民為之也夫國之如
是久民不叛君不辱雖亡而不肯為其臣妾自古守國之
固亡國之正未有如萊者舊史氏既筆于策書復於記載
詳之凡圍萊入萊獻萊俘滅萊遷萊無一不書故假魯史
國子來聘杞伯來赴之事標其年月以實之欲其信而有
徵也以魯事標之故知其得之魯舊史也